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三十三回 喬小官大鬧教坊司 俏姐兒夜走卑田院

詩： 煙花寨是陷人場，多少英雄誤墮亡。

紅粉計施因戀鈔，黑貂裘散轉還鄉。

雲雨未諧先作祟，機關不密後為殃。

縱使綢繆難割斷，到頭畢竟兩參商。

卻說張秀，自那日趕出縣門，脫了這場大禍，盡著身邊還有百兩銀子，竟去買了幾件精緻衣服，也不管李媽兒事情怎生結果，乘著一隻便船，星夜回到金陵。但見一路風景，更比舊時大不相同，偶然傷感，口占一律云：

關河搖落歎飄蓬，萍水誰知今再逢。

烏江不是無船渡，蒼天何苦困英雄。

張秀吟未了，只聽得船後有人叫道：「張大哥，你一向在哪裡經營？如今才得回來？」張秀回頭仔細看時，只見那人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不長不矮，整整齊齊，一落臉腮胡，一口金陵話。便問道：「哥哥高姓大名？小弟許久不會，頓忘懷了！」那人笑道：「張大哥，你怎的就不認得我了？我姓陳名通，六七年前，曾與老哥在教坊司裡賭錢頑耍，可還想得起麼？」張秀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陳通哥哥。」你道這張秀適才如何不認得？這陳通兩三年內生了一臉鬍鬚，因此他一霎時便想不起。陳通見張秀身上衣服兒穿得整齊，只道還是向年一般撒漫，便走近前來坐下，問道：「張大哥，許久拋撇，便是書信也該捎一封來與我弟兄們。」張秀道：「哥哥，那路途迢遠，縱有便鴻，也難捎書信。」陳通笑道：「這也錯怪你了！張大哥，聞你這幾年在外，著實賺錢，那把刀兒還想著麼？」張秀便順口回答道：「小弟托賴哥哥洪福，這幾年雖不致落魄他鄉。就是賺得些少銀子，不夠日逐盤纏費用，那有餘錢乾這歹事。只是今日束手空歸故土，怎生重見江東父老？可不令人羞澀也！」陳通道：「張大哥，休得取笑！」說不了，早到金陵渡口，二人登了岸，攜手而行。陳通便邀張秀到酒肆裡去洗塵。只見那酒樓上有四五個座兒，盡是坐滿的人。正待下樓，原來座中有兩個是認得張秀的，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張大哥，一向在那裡經營？把我弟兄們都拋撇了！」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就如車水一般。張秀道：「小弟偶與陳大哥同舟相遇，蒙他厚情，要與小弟洗塵，不期到此，又得與眾兄長們相會，真是萍水重逢，三生有幸。」眾人問道：「張大哥，行囊還在那裡？」張秀便道：「小弟因隻身行路不便，並不帶一些行李。」眾人又道：「張大哥敢是還未尋寓所麼？」張秀道：「端的未有。」眾人聽說汝有寓所，有的道：「就在我家住吧。」又有的道：「到我家去。」陳通道：「你們俱沒有嫂子，早晚茶飯不便，只是到我家去還好住個長久。」你道他眾人緣何如此奉承？都是當年將他做過酒頭的，見他回來，只道還是當年行徑，因此你也要留，我也要留。張秀只是推辭，哪裡肯去，只尋了一個客寓住下。

你看那三五日內，來往探望的舊朋友，足有上百。今日是你接風，明日是我洗塵。張秀卻不過意。一日與陳通道：「哥哥，小弟幾年不到勾欄裡去，不知如今還有好妓女麼？」陳通道：「張大哥，你還不知道，近來世情顛倒，人都好了，小官勾欄裡幾個絕色名妓，見沒有生意，盡搬到別處賺錢過活，還有幾個沒名的，情願搬到教坊司去，習樂當官。」不想這張秀也是南北兼通的，又問道：「陳大哥，勾欄裡沒有了好妓女，那裡有好小官麼？」陳通滿口應承道：「有！有！舊院前有一個小官，喚做沈七，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頭髮被肩，果然生得十分聰俊。更兼圍棋、雙陸、擲色、呼盧，件件精通。張大哥若是喜他，明日小弟就去尋他到寓所來耍一耍。」張秀見說得標緻，一時等不得起來，道：「陳大哥，此去舊院前也不多路，何不就同小弟去訪他一訪？」陳通道：「使得！使得！」兩個欣然便走，竟來到舊院前。

此時正值新正時節，只見那裡共有四五個小廝，也有披髮的，也有擡頭的，一個個衣服兒著得精精緻致，頭髮兒梳得溜溜光光，都在那門紙牌耍子。走過幾家，只見小小兩扇避觀，掛著一條竹簾。陳通把門連叩兩下，忽見裡邊走出一個伴當來，張秀仔細看時，只見他：

眼大眉粗身矮小，發裏珍珠無價寶。

頭戴一枝九節蘭，一身一件棉花襖。

川絹裙，著地掃，未到人前先笑倒。

年紀足有三十餘，指望賺錢還做。

張秀見了，吃驚道：「哥哥，這難道就是沈七麼？」陳通道：「張大哥，莫要著忙，這是他家的伴當，沈七還未出來哩！」張秀笑道：「我也說，終不然這樣一個小廝，都要思量賺錢？」說不了，那沈七在簾內走將出來。便與陳通唱喏道：「哥哥，今歲還未來賀節哩！」陳通道：「彼此！彼此！」回見張秀，便問道：「此位何人？自不曾相會過的。」陳通道：「這一位是我莫逆之交，姓張名秀，一向在外作客方回，因慕賢弟羊姿，特地同來相訪。」沈七便與張秀唱了喏，同進堂前坐下。張秀仔細偷觀，果然那沈七生得十分標緻。只見他：

臉似桃花眉似柳，天生一點櫻桃口。

未語嬌羞兩頰紅，小巧身材嫩如藕。

賽潘安，輸延壽，國色天姿世罕有。

雖然不是女佳人，也向風月場中走。

張秀看了，暗中喝采道：「果然話不虛傳！」只見那伴當捧著三杯茶來。沈七先將一杯遞與張秀，便丟了一個眼色。張秀接在手，也把眼兒睨了一睨。陳通在旁，見他兩個眉來眼去，只要張秀心內喜歡，開口便道：「我們往那裡嬉一嬉去？」沈七道：「哥哥，今日是正月十三，上元佳節，新院前董尚書府中，大開官宴，張掛花燈，承應的樂工，都是教坊司裡有名絕色的官妓，何不到那裡去走走？」你看張秀聽說個官妓，盡著身邊還有幾十兩銀子，拴不住心猿意馬，跳起身，拽了陳通，就要去看。那沈七雖然年幼，做小官的人，點頭知尾，眼睛就如一塊試金石頭，不知磨過了多少好漢，好歹霎時便識，他見張秀要走，曉得他是不肯在男色上用盞錢的，便改口對陳通道：「哥哥，趁早同這一位張兄先去，小弟還有些小事，隨後便來相陪。」陳通見他有心推托，一把扯了同走。

三人來到董府門前，正值上燈時候，只見大門上掛著一盞走馬燈，挨挨擠擠，圍有上千餘人。三人挨上前去，仔細觀看，那燈果然製得奇巧，四邊俱是蔥草成人物，扮了二十八件戲文故事。只見那：

董卓儀亭窺呂布，崑崙月下竊紅綃，時遷夜盜鎖子甲，關公挑起絳紅袍，女改男妝紅拂女，報喜宮花入破窰，林冲夜上梁山泊，興宗大造洛陽橋，伍子胥陰拿伯，李存孝力戰黃巢，三叔公收留季子，富童兒搬牒韋皋，黑旋風下山取母，武三思進驛逢妖，韓王孫淮河把釣，姜太公渭水神交，李豬兒黃昏行刺，孫猴子大鬧靈宵，清風亭趕不上的薛榮歎氣，烏江渡敵不過的項羽悲嘯，會跌打的蔡搭飛拳飛腳，使猛力的張翼德輪棒輪刀。試看那瘋和尚做得活像，瞎倉官差不分毫。景陽崗武都頭單拳打虎，靈隱寺秦丞相拚命奔逃。更有那小兒童戴鬼臉，跳一個月明和尚度柳翠，敲鑼敲鼓鬧元宵。

眾人看了，稱贊不已。三人走進二門，只見那公堂上遍掛花燈。有幾位官長，正是那裡遜坐。沈七道：「我們看看官妓去！」三人便向人隊裡挨身進去。果然有三五個官妓，在那裡彈絲的彈絲，品竹的品竹，吹打送坐。眾官長坐齊，那管教坊司的官兒，領了眾官妓過來磕頭。原來那內中有一個妓女，叫做王二，卻是陳通的舊相處。向在勾欄裡住，因沒了生意，就搬到教坊司承應過日。起來回身，看見陳通，便招手道：「陳哥哥這裡來坐坐去！」陳通認得是王二，便喚張秀、沈七同走。這沈七一向原在王二家

走動，因有些口過，兩人見面便有些不和。王二看見沈七，悄悄把陳通曳到人後去，對他說道：「陳哥哥，你一向怎的再不肯來望我一次？」陳通道：「時常要來望你，你曉得我是撇不得工夫的，再沒一個空閒日子。」王二又問道：「這一位是何人？」陳通道：「他姓張名秀，是個大撒漫的財主。」王二聽說是財主，便起心道：「哥哥，你明日何不同他到我家來耍耍。」陳通滿口承道：「使得！使得！」王二道：「只是一件，千萬莫要帶沈七同來，便是個知趣著人的哥哥。」說不了，只見管教坊司官兒又在那裡唱名。王二隻得撇了陳通，便去答應。原來王二與陳通背地裡說的話，一句句都被沈七在後聽見。沈七隻牢記心頭，卻不出口。看了半晌，燈闌人散，三人竟轉回來。陳通和張秀要送沈七歸家，沈七隻推卻，各自分路不提。

卻說陳通次日侵晨，走到張秀寓所。張秀尚未梳洗，正在那裡鑿銀使用。陳通走來，看見桌上是一包銀子，心癢難搔，恨不得搶將到手。便假意道：「張大哥，昨日董尚書府中承應的官妓王二，他識得你是個撒漫姐夫。今日侵早，特著長官來對小弟說，要接你去耍一耍。」張秀聽說，便去梳洗打扮得齊齊整整。正要出門。對陳通道：「哥哥，何不尋了沈七同去？」陳通道：「張大哥，你就講不在行的話，那妓者人家，最惱的是帶著小官進門。只是我和你去吧！」張秀見他說得有理，便不回言，攜了手，一同來到教坊司裡。陳通站了一會，看了半晌，不知是那一家。忽有一個後生在那裡看踢氣球。陳通向前道個問訊。那後生道：「這靠粉牆第三家。門首掛著一條斑竹簾兒的，就是王二姐家裡。」陳通別了後生，同張秀竟走到粉牆邊，果見一條斑竹簾兒。推門輕輕進去，只見那王二在簾內吃瓜子消閒。見他二人走到，滿心歡喜，便站起身，迎著笑道：「貴人踏賤地，快拿兩杯茶來！」陳通笑道：「燒茶不如暖酒快！」王二道：「還是先看茶後沽酒。」說不了，長官托著一個雕漆八角桶盤，送兩杯茶來。你道三個人如何止得兩杯茶？這原來是娼家的忌諱。孤老到時，婊子再不肯陪茶的。張秀執了一杯，喜孜孜向前問王二道：「二姐，新年來曾得過利市麼？」你看王二是個久慣妓家，開口便知來意，低低答應道：「不瞞哥哥說，如今世道艱難，那得個舍手姐夫來發利市？」張秀便向袖中取出銀包，只揀大的撮了一塊，約有二三兩重，遞與王二。王二將手接了。陳通在旁見了笑道：「二姐，你的利市是這一塊銀子，我的利市只是幾杯酒吧！」王二道：「這個自然有的。」便吩咐快些暖酒，就請二人到房裡坐。張秀進房一看，甚是鋪設得整齊。但見那：

香幾上擺一座宣銅寶鼎，文具裡列幾方漢玉圖書。時大彬小磁壺，粗砂細做；王羲之蘭亭帖，帶草連真。白紙壁掛一幅美人圖畫，紅羅帳係一雙線估牙鉤。漆盒中放一串金鋼子，百零八粒；錦囊內貯一張七弦琴，玉軫金徽。消閒的有兩付圍棋雙陸，遭悶的是一爐■叭龍涎。正是一點紅塵飛不到，勝似蓬萊小洞天。多少五陵裘馬客，進時容易退時難。

張秀仔細看玩，稱揚不已。只見那長官捧著一個小小攢盒，走進房來。陳通灑開一張金漆桌兒，替他擺下三付杯箸。張秀坐在左首，陳通坐在右首，王二坐了下席。酒換了三四壺，陳通道：「二姐，你曉得我平日是吃不得寡酒的！」王二見說個「寡酒」，只道是菜餚不夠，連忙便叫道：「快整些好下飯來。」原來那陳通也是雙關二意，便笑道：「再整好下飯，卻是二姐美情。我適才說吃不得寡酒，要向你借一付骰子，求張大哥行一個令，大家飲個鬧熱。」王二道：「哥哥講得有理。」連忙開了文具，取出一付小小的牙骰子，遞與陳通。陳通便斟了一滿杯。送與張秀行令。這張秀那裡肯受，二人推遜不提。